



初雪

Premiere Neige

[法] 莫泊桑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初雪
Premiere Neige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初雪/ (法) 莫泊桑 (Maupassant, G.) 著; 东林等
译.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5. 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 第2辑)

ISBN 7-80179-460-5

I. 初... II. ①莫... ②东... III. 长篇小说—法国
—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778 号

初雪

译者: 东 林

责任编辑: 子 龙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90

字 数: 727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ISBN 7-80179-460-5

定价: 1080.00 元 (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初 雪

初 雪	(1)
-----------	-----

两兄弟

一	(8)
二	(22)
三	(27)
四	(39)
五	(49)
六	(60)
七	(71)
八	(82)
九	(91)

初 雪

十字海角上的那条长长的散步便道，圆圆地绕着那片蓝色的水边。那远处，右边，埃士特雷山远远地伸入海里。它拦住了视线，用它那些尖锐奇特而数不清的峰峦，组成了那种法国南方式的美丽装饰，封住了天边。

左边，圣菊岛和圣誉岛，都像眠在海里，露出了它们盖满着杉树森林的背脊。

而沿着这个大海湾的堤岸，沿着这带围绕卡恩全市的高山，那些成千累万的白色别墅，仿佛在日光里酣睡。我们远远地望得见它们，这些从山麓营造到山巅，而在绿阴里显出雪白屋顶的浅颜色的房屋。

那几栋距水最近的，打开了它们的铁栅栏，向着这条临着那宁静的海水的宽大人行道。天气是晴朗的，和煦的。这正是一个冬季的温暖日子，略略有一点儿清凉的寒风掠过。从各处园子的墙下，窥见一些满结着黄金般的果实的柠檬树和橙子树。一些太太们用慢步儿在那通衢的沙径上走着，跟着许多赶木环的孩子们，或者和一些绅士们谈话。

一位年轻的太太，从她那所大门对着十字海角的玲珑房屋里走出来。她将脚步略略停住一会儿，去看看那些散步者，在微笑了一下之后，便带着一种衰惫的神情，走到一张临海的空凳边了。她走了二十来步便觉疲乏，于是喘着气坐下来。那副灰白色的脸蛋儿，仿佛是一个死人的面孔。她咳嗽了，随后便将她几个透明的指头，掩着自己的口，似乎想要去制住那阵使她精疲力竭的震动。

她抬头瞧着那片丽日当空和燕影差池的天了，瞧着远处的那座埃士特雷山的那些奇峰了，瞧着近处的那片那样蓝那样静和那样美的海了。

她依然微笑了，并且低声说：

“唉！我真是幸福呀！”

然而她知道她快要死了，知道她快要看不见明年的春光了，知道在一年内外，沿着这一条散步的便道，现在这些在她跟前散步的人，依然可以带着他们大一点儿的孩子们，怀着满腔的期望温存和幸福，到这个和煦的地方，来呼吸这种温暖的空气，至于自己，这个今日尚在人间的可怜的躯壳，到那时候在一口橡木的棺材里，已经化为腐烂的东西，只剩下她那些躺在那件由她自己选为寿衣的绸制裙袍里面的枯骨

了。

她不会存在了。这生命里的一切东西，却依然为他人而继续留在世上。而她，则要完了。永远完了。她不会存在了。她微笑着，并且尽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肺，吸着那些空气里的芬馥的微风。

于是她开始想想起来。

她这时独自回忆。距今四年了，她家把她嫁给了一个诺曼底的绅士。那是一个强健的青年，一个蓄着髯，红光满面，肩宽背阔，思想狭隘，而生性快乐的人。

她的家庭为着她所绝不知道的财产上的理由，给他们结成配偶。她那时很想说：“不愿意。”却用了点头的动作表示了“愿意”，以免反对她的双亲。她本是巴黎的快快活活而生活舒展的女孩子。

她丈夫将她引到他那所在诺曼底的别墅里了。这是一所围绕在古树丛中用石头盖的大房子。一个大的杉树林遮住正面的视线。右面，一个缺口可以使人望见那片直达远处农场的赤裸裸的平原。一条斜的道路，经过那个木的围栅正面，由此便可以走到那三公里以外的驿路。

唉！什么她都记得：她到家的情形，她第一天在她的新居里的情形，和她从此以后隔离式的生活情形。

当她从车子下来的时候，看见了那所老房子，便带着微笑高声说道：

“这并不好玩呀！”

她丈夫于是笑了起来，向她回答道：

“这有什么要紧！在这里向来如此。你将来看吧。我在家里从不厌烦。”

那一天，他们的光阴，完全在互相拥抱里消磨了，于是她觉得光阴并不过长。第二天，他们又开始了，末了，那一星期，真的整个儿被温柔所消磨了。

随后，她忙于布置内部了。这件事花了一个月的光阴。日子都在一些无意义而很分心的事务中，一天一天过去。她知道了生活上的一些小事情的价值和重要性。知道了世人注意那种随时令而有几分钱涨落的鸡蛋价格。

那时候正是夏天。她走到田地边去看收麦。日光里的快活气象，维持了她心里的欢愉。

秋天到了。她丈夫开始打猎。一大早，他就带着他那梅多儿和米尔扎两条猎狗出去了。于是她独自蹲在家里，并且也不因为亨利不归而感愁闷。虽然她很爱他，却不太想念他。他回来之后，尤其是那两条狗，备受她的温存。每晚，她用一种慈母式的亲爱去看护它们，去无

止境地抚弄它们，给它们许多有趣的小名，然而绝没有想到拿这些小名送给她的丈夫。

他毫无变化，总是给她说打猎。他讲述起他遇着那些山鹑的地方；深以他没有在约瑟勒唐杜的苜蓿田里找着兔子为怪；或者因为哈律尔的勒沙白列先生的方法而生气，这一个常常在自己的田地界里往来窥伺，去瞄准被他——被亨利巴乡惊出来的野味放枪。

她回答道：

“对呀，这真的不好。”

然而她心里却一面想着旁的事。

冬天到了。这种诺曼底的冬天是冷而多雨的。那些倾盆般的雨，向着这座像朝天的刀口般的屋顶的那些石板狂注。各处的道路，仿佛是个泥河，那些田地，仿佛是个泥沼；除了雨声以外，一点旁的声响也是听不见的；除了那些舒展如云，朝着一块田地里集中猛扑而下再复飞旋的鸦群以外，一点旁的活动也是看不见的。

一到四点钟，这种成群的晦暗而飞旋的众生，便来到这别墅左面的桧树上栖着，一面发生一阵震耳欲聋的噪声。它们从这个屋顶飞到那个屋顶，仿佛互相争斗着，聒耳的噪着，在那些灰黄色的树枝之间，呈现出一阵黑色的运动，这种景象，总要闹这么点把钟。

每天傍晚的时候，她闷愁地瞧着这样的景象出神，整个儿沉浸在这种荒冷地段的夜色里的阴郁凄清里。

随后她便按着铃子叫人端着灯来；末了便坐在壁炉边了。她烧了一些柴块，仍不能烘热那些被湿气充满的房间。她整日被寒风所苦，无论哪儿，在客厅里，在饭厅里，在卧房里，总是一样冷，她仿佛觉得几乎连骨头都受了寒气。她丈夫非到夜餐时候不回，因为他不住地打猎，或者经理那些耕耘播种和乡下的一切事务。

他带着点泥污而欢乐地回来了，擦着手掌高声说道：

“天气真坏！”

或者说道：

“生点儿火真好！”

有时或者问道：

“今天有什么可说来听听的？你快乐吗？”

他是幸福的，身体很好，无所希冀，心中所指望的就是这种简单生活，康健和安稳。

将近到十二月下雪的时候，她因这座别墅的冰凉的空气，感到异常痛苦，这座老别墅仿佛随着世纪越变越冷了，如同人类随着年龄所得的是一样的事，所以某一天晚上，她向她丈夫要求：

“喂，亨利，你应当在这里安设一座可通全屋的暖气炉；那东西可

以使墙壁干燥一点。我向你说过句保险的话，我不能够从早到晚坐在壁炉边烘火。”

开始，他为这个在他府第里安置一座可通全屋的暖气炉的荒诞想法骇了一跳。以为这件事，比用银台面给他那两只狗做食具，似乎更不自然一些。随后，他使尽胸膛中的力气大笑一声，一面重复地说：

“一座可通全屋的暖气炉安在这里！一座可通全屋的暖气炉安在这里！哈哈！哈哈！哈哈！真是件好滑稽的事！”

她坚持地说：

“我向您说过句保险的话，我已经冻的挺硬了，朋友，你不觉得这种情形，因为你总在动，我可已经冻的挺硬了。”

他始终笑着，一面回答道：

“这有什么要紧！在这里向来如此，并且对于身体这是很有益的。你将来因此体质可以好一些。我们不是巴黎人，自然！专门在木柴堆里过日子。并且，春天不久就要来了。”

在一月上旬的时候，一件大的不幸使她受了打击。她的父母因为一场车祸都死了，她便到巴黎去送殡。尽是那种悲伤，单独地在她心里占据了五六个月。

结果，晴朗天气的和煦气象，竟使她苏醒了，她任凭自己无精打采而愁闷地度过了秋天。

寒气重来的时候，她才开始向着那晦暗的前途思索。可以做点什么事呢？无事可做。从今而后，迎她而来的生活是什么呢？有点什么事可以为她而来呢？什么也没有。什么期待，什么希冀，可以重新鼓动她的心呢？一件也没有。一位给她诊断过的医生，早已断言她永不会受孕。

这年寒气比往年更严酷，更峭劲，使她不断受罪。她向那些熊熊的火焰，伸起那双抖个不住的手。那炉烈焰奔腾的火，烘得她的脸发烧，但是一阵阵冰凉的冷气仿佛窜到了她的背上，钻入了衣裳和皮肤间的那个空间。于是她从头到脚都发起抖来了。数不清楚的一阵阵穿堂风，它们仿佛是在这些房间里盘踞着似的，这真是一些有生命的，狡猾的，像仇敌一般捣乱的穿堂风。她时刻碰到它们；它们不住地朝她刮来冰凉阴毒的怨恨，有时嘘到她的脸上，有时嘘到她的手上，有时嘘到她的头上。

她又提起那座暖气炉了，但是她的丈夫听着她的时候，好像她是在要月亮。在他看来，在巴乡别墅安设一座暖气炉，简直和发现仙家的点金石一样，同是做不到的事。

某一天，他因为买卖的事情去了鲁昂，便给他的妻子带了座小铜炉回来。他微笑说这东西是一座“可以随身携带的暖气炉”；并且认定

从此利用它以后，便足够抵御寒气。

在十二月底，她明白她再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于是有一天一面吃着夜饭，一面胆怯地要求：

“喂，朋友，我们不能在春天之前到巴黎去住一两个星期吗？”

他吃了一惊说：

“到巴黎吗？到巴黎吗？但是去干什么？哼！那不行，想想吧！在这里，在自己家里太舒服了。你有时真有些奇奇怪怪的想头！”

她吞吐地说：

“这样一来，可以让我们散散心。”

他不明白她的意思：

“你缺什么东西使你散散心呢？看戏吗？跳舞会吗？上馆子吗？然而你到这里来的时候，已经知道你不应期望这类的散心事情了！”

她在这段话里和说这些话的语调里，听出了一种斥责的意思，便不再谈了。她本来是胆怯的和温和的，没有反抗力的和没有意志的。

在一月里，寒气来的更严酷了。随后，遍地都是积雪。

有一天晚上，她因为瞧着那阵由鸦群所成的回旋往复的云层，绕着那些大树展布开来，竟不能自持而流泪了。

她丈夫进来了。他很惊讶地问道：

“你究竟怎么了？”

原来，他是舒服的，他本人，完全舒服的，从没有梦想一个别样的生活，别的消遣。他是在这个使人发愁的地方出生，在这儿长大的。觉得这里并不错，在他家里，灵肉两方面都是如意的。

并且，他不懂得一个人能够指望有些变化，渴望一些变动不拘的快乐；他绝不明白对于有些人说来，一年四季住在一些不变的地方，是不自然的事，他仿佛不知道对于大多数人，春夏秋冬的更迭，都有一些随新地点而生的新娱乐。

她根本无法答复，于是迅速地擦干了眼睛，末了，才迷迷糊糊口吃着说：

“我……我……我有点寂寞……我有点烦闷……”

但是一阵恐怖，因为她说了这两句话，便压着他了，于是她很快地接着又说：

“并且……我有……我有点儿怕冷。”

他对于这句话禁不住发火了：

“唉！对于……永远是你那个暖气炉的理想。但是想想吧，天哪！你自从从这里以来，连一回伤风也没有害过。”

天黑了，她到她楼上的卧房里去了——因为她早就坚持有一间分开的卧房。她睡下了。即使在自己的床上，她依然冷。她想道：

“将来就永远是一样的，永远，到死为止。”

末了她想起她的丈夫。他怎能向她这样说：“你自从到这里，连一回伤风也没有害过。”

那么，若是要他明白她在受罪，她就非害病不可，非咳嗽不可！

于是一阵怒气压住她了，一阵弱者怯者的愤激了的怒气。

她非咳嗽不可。那样他便会怜惜她，大概。既然如此！她可以咳；他可以听到她咳；就得去请医生；他会明白这件事，她的丈夫，他会明白这件事！

她赤着腿赤着脚起来了，于是一种孩子气的念头使她微笑：

“我要一个可通全屋的暖气炉，并且我可以得到。我要咳得那样厉害，使他非毅然决然安设一座不可。”

末了，她几乎整个儿赤裸裸地坐在一张椅子上面了。她等候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居然浑身发抖，但是没有伤风。于是她便决定使用那些非常的方法。

她蹑手蹑脚地出了她的卧房，下了那座楼梯，开了那张对着园子的门。

大地被雪盖着，仿佛死了似的。她匆匆地提起她那只赤着的脚，放到那层软而冻着的雪里。一阵疼痛如割的寒冷，上升到她的心头了；然而她却又伸起那另外的一只脚，并且从容地下了阶前的石级。

随后她穿过那块草地前进了，一面向自己说道：

“我要走到那些杉树跟前为止。”

她喘着气一面用慢步走着，每次她拿一只赤脚踏入雪里，便屏住一口气。

她如同使自身确信业已达到了那计划的末端似的，用手摸摸那枝最先遇见的杉树；随后便转来了。她觉得自己已经那样麻痹和那样衰弱，觉得有两三次几乎要到了倒下去站不住的地步。

在没有回到屋子以前，她居然在雪地里坐下来，并且抓起了一些雪去擦自己的胸部。

随后她回到屋子里了，睡下了。一个钟头以后，她觉得喉管里如同有一群蚂蚁爬着。另外还有一群，又沿着她的四肢跪着。然而她却睡熟了。

第二天，她咳嗽了，并且不能起床了。

她得了肺炎。神志昏迷，而在她的胡话里，她要求一座可通全屋的暖气炉。那医生坚持要他们安设一座。亨利答应了，但是带着一种气愤愤的不愿意。

她的病竟不能医好。她那受了重伤的肺，引起了生命上的危险。

“倘若她住在这里，”那医生说，“她的生命会不能延续到冬季。”

她丈夫便送她住到法国的南部。

她到戛纳来了，获得了日光，爱上了海水，吸到了饱和着橙子花香的空气。

随后，她在春天的和暖气候里，又回到法国的北部去。

但是现在，她活着却害怕痊愈，害怕诺曼底省那种漫长的冬令，在那别墅里活着；一到快要好一些，她便在夜里打开窗子，一面想念地中海和暖的海滨。

现在，她快要死了；她知道这件事。她是幸福的。

她展开一张还没有被她翻开过的日报，于是便看见这个题目：巴黎的初雪。

于是她先是一颤，随后却又微笑了。她瞧着在远处的埃士特雷山，它在夕阳之下变成了蔷薇色的；瞧着那片那样蔚蓝，那样蔚蓝的晴空，瞧着那片那样深蓝，那样深蓝的大海，末了便立起身来。

随后她慢步回家，仅仅只为咳嗽而略停脚步，因为她在外面坐得太晚一些，所以她觉得冷，有一点儿冷。

她找着她丈夫给她的一封信，把它拆开，一面不停地微笑，于是她读着：

亲爱的人儿，我希望你身体好，希望你不过于埋怨我们这块好地方。前几天，我们遇见了一场预报有雪的严寒。我个人，很爱这样的气候，并且你也明白我很不想烧燃你那座可诅咒的暖气炉……

她停止读信的动作，想到她曾有过的那个主意，她的暖气炉很舒服。那只拿着那封信的右手，慢慢地垂到了双膝上，一面举起左手放到了口边，如同去压服那阵要撕破她胸膛的痼疾式的咳嗽似的。

两兄弟

一

“混蛋！”罗兰老爹忽然吆喝，已有一刻钟，他坐在那儿动也不动，两眼注视着水，有时轻轻举起垂入海里的钓竿。

罗兰太太和那邀来一块儿钓鱼玩的罗赛米丽太太并排坐在船尾，她从瞌睡中惊醒，回头望着丈夫，问：

“怎么咧！……怎么咧！……舍洛姆！”

那个愤怒的老实人答道：

“鱼儿全不肯上钩咧。从正午到此刻，我什么都没有钓着。人家只该和男子们一起钓鱼，娘儿们老使你动身得太晚。”

他的两个儿子、彼尔和日昂，一个坐在左舷，一个坐在右舷，每人把钓丝的一端绕在食指上，同时笑了出来。

罗兰先生很难为情，马上道歉：

“罗赛米丽太太，请您原谅，我就是这样脾气。我邀请太太们，因为我喜欢和她们做伴，可是等我感觉到河水流在我脚下，我就专心想着鱼了。”

罗兰太太十分清醒了，她含着一副感动的神情，望着最广阔的崖岸和海边喃喃地说：“不过你们钓鱼的成绩并不差啊。”

她的丈夫摇头否认，同时却又开心地瞧了鱼篮一眼：三个男人钓来的鱼，还在篮筐里隐约地跳动着！黏腻的鳞和鳍翕张着，疲乏无力地挣扎着，在足以致死的空气中打着呵欠——构成一片微弱的声音。

罗兰老爹把鱼篮夹在两膝中间，将它倾斜着，使那注烂银似的鱼浪滚到筐边，好瞧一瞧躺在篮子底下的鱼：于是它们临死的挣扎更剧烈了，从篮子里浮起一股极强的鱼腥，那正是海潮健康的气味。

老渔翁用力嗅着腥臭，仿佛嗅着玫瑰花，宣布道：

“上帝！这些鱼多么新鲜！”

他继续说：

“医生，你，你钓得了多少啦？”

他的长子彼尔，一个三十岁的汉子，漆黑的颊须修得像司法官那样，口髭和下巴却剃得光光的，回答他父亲：

“哦！并不多，不过三四条。”

父亲转身向次子，问：

“还有你呢，日昂？”

日昂，一个头发金黄的高个子少年，邈邈胡子，比彼尔年轻得多，微笑着，柔声回答：

“和彼尔差不多，四五条。”

每一次，他们老是那样撒谎，使罗兰老爹开心。

老头儿把钓线绕在桨架上，交叉两臂，报告大家：

“以后我绝不在下午尝试钓鱼了。一过早上十点钟，就完了。那些鬼鱼再也不肯上钩，它晒太阳，睡午觉去了”

那位老实汉子用一种业主自满的神气，瞧着周围的海。

他原是巴黎的一个珠宝商，因为非常喜欢航海和钓鱼，所以当他刚积累了足够的储蓄，能靠息金过俭朴的日子的時候，就离开了柜台。

他退隐在勒·哈佛，买了一只小船，变成了一个非职业的水手。他的两个儿子、彼尔和日昂、留在巴黎继续上学，有时趁着假期归来，分享父亲的乐趣。

长子彼尔比次子日昂年龄大了五岁，中学毕业后，自己以为干得来各种不同的职业，尝试了六次，对于每项职业很快地就感觉厌倦，立刻投进另一些新的希望里去。

最后医学引起了他的兴趣，他钻研得非常起劲，经过相当短促的学习，又得到教育部部长缩短修业期限的特许，以后考上医学博士学位。他这个人是狂热、聪敏、善变而坚韧，满脑袋的空想和哲学念头。

日昂和他的哥哥恰巧相反：哥哥的头发是黑色的，他的头发却是金黄色的；哥哥脾气暴躁，他却很镇定；哥哥常常怀恨记怨，他却很温柔。他安安稳稳地学完了他的法律，当他的哥哥考得医学博士时，他也获得了法学硕士的文凭。

两个人回家暂时休息一下，而且如果条件称心，两个人都希望在勒·哈佛执行业务。

但一种模糊的嫉妒，使他们两个在一种兄弟的、无害的嫌怨中警惕着，这种潜伏着的嫉妒，是在兄弟姊妹间逐渐长大，直到成年还几乎看不出来，要遇到其中一个结了婚或获得了意外的幸福，才会爆发的。当然，他们互相友爱，却又互相监视。日昂诞生时，彼尔已五岁，他这个被宠的小动物带了一种敌意去看待另一小动物突然出现在父母的怀抱里，却受到了他们那样的爱抚。

从童年起，日昂一向是温柔、善良、脾气平静的模范，可是彼尔，因为常听见人家称赞这个大孩子，渐渐不耐烦起来：在他眼中，“温柔”就是“软弱”，“善良”就是“愚蠢”，“好意”就是“盲目”。他的父母原是温和的人，只希望两个儿子将来获得有体面但平庸的地位，因此时常批

判彼尔的踌躇、兴奋、无成就、好高骛远，以及对于华而不实的职业的追求。

自从彼尔成年以后，人家不再向他唠叨：“看看日昂，学学他！”可是，每次他听到别人向他反复说：“日昂做了这样，日昂做了那样，”他就懂得这些话的含意和弦外之音了。

他们的母亲是一位爱秩序的妇人，一位俭朴而稍为善感的中产阶级者，天生就一副女账房式的温柔性质：她不断地调解着两个长大了的儿子、在日常共同生活小事件中所发生的小争执。此外，一件小事情此刻却扰乱了她的安宁：去年冬天，当她的两个儿子各自完成专门学习的时候，她结识了邻居罗赛米丽太太，一个两年前死在海上的远洋航海船长的妻子，她恐怕这件事引起麻烦。这个年轻的寡妇——非常年轻，不过二十三岁，人很精明，像自由自在的动物那样本能地认识生活，仿佛她曾经看过、遭遇过、了解、而且衡量过生活中的一切事情，她能用一种健全、狭窄、但含有善意的才智去批判它们。她成了习惯，每晚到这两位和善的邻居家里来喝杯茶，谈一会天，绣一段挂锦。

罗兰老爹不断在受着一种怪癖的刺激，要模仿水手的姿态，所以他就向他们的新朋友询问关于去世船长的一切，而这位新朋友便谈着她的丈夫、他的旅行、他以前所讲过的故事，谈得很大方，表现出她是一个有理智、能安命、爱生敬死的妇人。

两个儿子归来，发现家中常常出现这位美丽的寡妇，立即向她献殷勤，主要的动机不是要讨得妇人的欢心，却是想战胜自己的弟兄。

谨慎而又讲实际的母亲，希望两人中有一个能够追求成功，因为那位少妇有钱，却又同样希望另一个不致因此伤心。

罗赛米丽太太的头发是金黄色的，眼睛是蓝色的，轻微的前刘海小风也吹得动，一股果断、大胆、好争的神气，和她贤淑的本质丝毫不相称。

她的性情和日昂相近，因此在兄弟俩中，似乎她已中意了日昂。然而这偏爱只表现在语音或眼色几乎觉察不出的差别上、或有时在她采取他的意见上。

她似乎猜到日昂会赞成她自己的意见的，而彼尔的意见必然和她不相同。当她谈到医生的思想，谈到他的政治、艺术、哲学、伦理思想时，她有时会说：“您的无稽之谈。”于是，他就用一个司法官的冷酷眼光去望着她！像在预审女人——所有的女人！这班可怜虫！——的诉讼。

在两个儿子未回家时，罗兰老爹从没有邀请她参加钓鱼，他也从没有捎带他的妻子，因为他喜欢和退休的蒲西尔船长与绰号叫日昂——巴尔的老水手巴巴葛里在天亮以前就出发。有一次，涨潮的时

候，他在埠头遇见了蒲西尔船长，船长就变做他的密友，至于巴巴葛里，却是替他看守船只的人。

上星期某个晚上，罗赛米丽太太在他家中吃晚餐，说了一句：“钓鱼大概是很有趣的吧？”这句话，老珠宝商听得非常中意，就想使她领会自己的嗜好，便像传教士要收信徒们那样，高叫道：

“您愿意一同去么？”

“自然愿意。”

“下星期二好吗？”

“好的，下星期二。”

“您有勇气在清早五点钟就动身吗？”

她吓得叫起来。

“啊哟！那可不行，这样早！”

他感觉狼狈，冷了心肠，登时疑心她所说的“兴趣”是靠不住的。

不过，他还是问道：

“什么时候才行呢？”

“这个……九点钟吧！”

“不能早一些么！”

“不，不能再早，这样已经太早了！”

老好人踌躇着。当然，出发这样晚，不会钩到鱼的，因为如果太阳晒得厉害，鱼儿就不肯上钩了，可是兄弟两人急忙布置这次远游，当场就准备，并且决定了一切。

因此，第二个星期二，罗兰老爹的渔舟珍珠号便抛锚在勒·哈佛海峡累累白石的底下；大家钓鱼直钓到中午，接着打了一回瞌睡，接着重新钓鱼，也没有收获，到这时罗兰老爹才了解——太晚了一点——其实罗赛米丽太太只喜欢在海上荡舟，并不重视钓鱼；罗兰老爹又看到钓丝动也不动，一时忍耐不住，就猛烈吆喝了一声：“混蛋！”这声吆喝是对漠不关心的寡妇和没法捕捉的鱼儿发的。

此刻他以守财奴喜悦的神情瞧着钓到的鱼，他的鱼；接着他仰头看天，只见太阳已经偏西，就说：

“那么！孩子们，我们准备回去，好不好？”

兄弟两人收回放出去的钓丝，把它绕成一团，又把洗净的钓钩挂在做浮标用的软木塞上，然后等待父亲的吩咐。

罗兰老爹站了起来，以船长的姿态，观察天边，说：

“风停了，孩子们，划回去吧！”

他突然伸出胳膊指着北方说：

“喏！喏！扫桑波敦开来的船。”

一片平坦的海面，像一方蓝绸子那样绷得紧紧的，浩瀚无际，灿烂

耀目，闪闪发出火色、金色的反光，依照着罗兰老爹所指示的方向，上面有一团淡烟升到玫瑰色的天空。在这团烟的下面，人家老远望见一只海船，因为远，就觉得它很小、很小的。

朝南望去，勒·哈佛堤岸附近有不少的烟上升；至于那道堤，人家勉强辨别出一条白线，堤端耸立着一座灯塔，好像一只角。

罗兰老爹问：

“今天该是诺曼底号进口的日子罢？”

日昂回答：

“是的，爸爸。”

“把望远镜递给我，我猜那方的一条船号是它。”

罗兰老爹把望远镜的铜管拉长了，凑上眼睛，找寻视点，忽然碰到了目的物，非常高兴，说道：

“对！对！就是它，我认得它的两个烟囱。罗赛米丽太太，您想看看么？”

她接过望远镜，向着远处那条横渡大西洋的邮船瞄准，大概瞄得不准确，因而她看不到什么，只见一片蔚蓝，加上一个七色的圆圈，那是一道虹环和一些跳动的怪影，活像日食月食那样的影子，它们的荡漾叫人见了头晕作呕。

她把望远镜还给罗兰老爹，同时说：

“我从来不懂得使用这种仪器。以前这件事还使我的丈夫生过气，他常站在窗前眺望来往的船只，一站就是几个钟头。”罗兰老爹很觉扫兴，又说：“这只怪您的眼睛有毛病，因为我的望远镜是顶好的。”他又把望远镜递给妻子，说：

“你要看看么？”

“不要，谢谢你，我预先知道我不会使用它的。”

罗兰太太年已四十八岁，但看不出来，这次她好像比任何人都高兴欣赏海上的荡舟和落日。

她那栗色的头发仅仅开始花白。她有一股镇定、理智的神气，一股快乐、和蔼、逗人喜欢的神经。照她儿子彼尔的话说来，她懂得金钱的价值，这件事却也不妨害她去领会梦想的风味。她爱好阅读小说和诗歌，倒不是为了它们的艺术价值才去读，却是为了这些作品能引起她的幻想与闲愁。一句诗，往往是平凡的，甚而是拙劣的，都能震撼她的小小心弦（她这样说），都能使她那神秘的欲望，几乎有了实现的感觉。她乐于消受这些轻微的感动，这些感动稍稍扰乱了她那像一本账似的有条理的心情。

自从她来到勒·哈佛，她显著地发胖了，当年苗条婀娜的身材日渐粗重。

这次海上荡舟使她非常愉快。她的丈夫并非恶人，但是虐待着她，正像小商店中的暴君无怨无悔地虐待着伙计们一样，对于这批暴君来说，“指挥”就等于“发咒”。在一切客人面前，他知道自持；可是一到家，他就放肆起来，摆出一副凶狠的样子，虽则自己见了任何人都害怕。她呢，因为最怕吵闹、争执和徒然的解释，老是让步，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因此，好久以来，她就不敢请求罗兰带她去海上去玩。这次，她很快乐地抓住机会，仔细欣赏这种稀有的新鲜乐趣。

从出发时起，她便把整个身子、全副精神、全部肉体、交付给柔顺的水面滑航上。她什么也不想，她既不回顾以往，也不展望未来，她只觉得身心飘浮在一种柔软、流动、美妙的东西上面，这东西轻摇着她，使她昏昏欲睡。

当父亲吩咐回航的时候，说：“喂，大家坐到桨位上去！”她便微笑着她的儿子们、她的两个大孩子、卸下上衣，卷起衬衫袖子，露出手臂。

靠近两位女人坐的彼尔抓住右舷的桨，日昂抓住左舷的桨，他们等待主人喊：“齐向前！”

因为主人要求有规律地划船。

他们以同样的努力，一齐把桨打入水中，然后向后仰，用全力朝前划；为了要表现他们的气力，他们开始了竞赛，来的时候，他们张着帆缓缓驶来；可是，此刻风已经平息了，两兄弟男性的骄傲忽然苏醒，要比一比本领。

当他们单单陪伴父亲一路去钓鱼时，他们也这样划着，没有人把舵，因为罗兰老爹一面准备钓竿，一面注意小船的航行，他只用一个手势或一句话领导着：“日昂，轻一些！”——“轮到你，彼尔，使点劲！”——或者说：“努力啊，第一号；努力啊，第二号：臂膀里加点油！”于是在梦想的人多出些力，太兴奋的人少使些劲，船就拉直了。

今天他们却要表现一番臂力。彼尔的手臂稍瘦而多毛，但很结实；日昂的手臂又白又胖，微带玫瑰色，皮下有成团的肌肉在滚动。

彼尔先占优势。他咬牙蹙额，两腿拼直，双手紧抓住桨，每一使劲，整个桨就打入水中，于是珍珠号斜向海岸驶来。为了把后面的搁板让给妇人们坐，罗兰老爹坐到船头上去，他竭力叫喊指挥：“第一号慢一点，——第二号用点劲。”然而“第一号”偏偏疯狂使劲，“第二号”无法对付这种没有规律的猛划。

终于船主只得下令：“停住！”两支桨同时竖了起来；日昂遵从父亲的指挥独自划了几下。但是从此刻起，优势改由日昂占了；他兴奋起来，激昂起来，彼尔却又气又急，用尽了力，逐渐疲弱，逐渐喘息。接连四次，罗兰老爹喝令停划，让长子松一口气，并且把斜驶的小舟校正了